

◎纪实

回巢的春燕

何建明



一群飞燕从空中掠过，将我带进莫干山那片春意盎然的山林。在这座名山的北麓，有一条弯曲的溪谷，叫“仙潭”，上端有个竹林掩映、景致独特的仙人洞，洞穴附近，有一个幽深清冽的乌龙潭，所以这个村名为“仙潭村”。从莫干山流淌下的溪水常年丰盈，而顺溪谷之势伸张的左右山岭，宛如挡风遮寒的仙人一双手，将小山村呵护得年年竹木盛茂，花草艳丽。

跨过仙潭村委会，就见七八位年轻人围坐一起，讨论得很热闹。“讨论什么话题呢？”我问。

“在商量今年疫情下我们村上的民宿业。”这群年轻人的“领头雁”、村支书沈蒋荣说。

“当下村里的民宿生意如何？”“还有几天就是‘五一’了，估计能恢复到往年的50%左右！”坐在我斜对面的1989年出生的沈小琳告诉我。

这应该是个相当不错的态势了！“去年你家开了多少间民宿？收益能透露一下吗？”

沈小琳坦然地说：“我家房子比较多，开了11间民宿，去年收入接近百万吧！”刚说完，周围同龄人“吃吃”地笑。

“怎么？说少了还是说多了？”沈蒋荣说：“可能保守了一点。”我确实很吃惊，原以为村民们开个民宿一年有二三十万元收入就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了！

“要不是支书引着我们回乡创业，这回疫情暴发后我们在城里继续打工的话，可能连房租都交不起了呢！”沈小琳说。

“走，今晚我就住在你家，既想亲身体验一下莫干山民宿的味道，更想听听你的‘仙潭村传奇’。”我的提议，令沈蒋荣兴奋不已。我们一起朝仙潭村的深处走去。

麦地和油菜地的空闲地上，是由稻草绑扎成的巨型牛羊猪狗、鸡鸭猫兔等家畜动物，使平静的田野仿佛变成了侏罗纪公园。还有一些空地上，有真实的耕牛和叫得欢实的猪羊。“这是专供成人和孩子们同乐的项目，能让游客有动手的参与感和与动物为伍的可能性。”沈蒋荣说，这些创意始于他在城里创业时常听到那些曾经是知青的爷爷奶奶们的唠嗑。果不其然，“农家人的动物世界”呈现出来后，一下吸引了前来观光的城里人的眼球。

“过去村上就靠砍竹卖竹、竹笋加工过日子，能糊弄住一张嘴，却一直富不起来。”沈蒋荣告诉我，他就是村里最典型的一个以竹为业却始终富不起来的代表。

“我办笋厂20年，年年打拼，算得上村里的富裕户。后来要求保护生态、保护水源，村上所有的竹木厂都得关掉，我们不得不全体转业。”沈蒋荣说，他和村上的年轻人从此纷纷出山去城里打工，小山村再度衰落贫穷，留在村上的老人和孩子只能靠在城里的年轻人打工挣的钱维系生活。

“人在城里打工，心里的泪水却总在向家乡的山湾流淌。”沈蒋荣告诉我，4年前的他，当听说有人想租下他家的房子开民宿，心想，既然别人看仙潭村是块可以发财的民宿创业地，何不我自己干？“用自己家的房子创业，至少省下一大笔本钱吧！”沈蒋荣就这么横下一条心：自创仙潭民宿业。

他成功了：花近200万元装饰了一栋带游泳池、游乐场，单间价位在千元左右的高档民宿，竟然一炮打响，入住率犹如破土春笋节节向上，第一年自家装修的一栋民宿生意满满；第二年借邻居房再建一栋民宿，又是生意火爆；于是又有了第三栋、第四栋……

他的年收入达到四五百万。“莫梵”品牌名声威震莫干山四方。“回来吧！一起回来建设美丽乡村吧！”尝到致富甜头的沈蒋荣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向那些在外打工的村上同龄人、比他更年轻的“80后”“90后”呼唤。

就这样，仙潭村的年轻人如同一只只归巢的春燕，飞回了自己的家乡。他们学着沈蒋荣的样儿，把自己的家园修缮装饰成一个个形态各异、内容丰富、既能品尝到纯真农家风味，又能享受大自然风光的休闲乐园。于是仙潭山村，除了沈蒋荣的“莫梵”，又有了“若曦”“云途”“漫步山乡”“半步客栈”……这些浪漫又诗意的民宿雅号。

老实说，最初我认为可能只是开设民宿的这些年轻人追赶时尚而已，哪知走进一方他们如同燕子衔泥而成的民宿乐园时，我完全惊呆了，游泳池、花园、曲径通幽的

护生态、保护水源，村上所有的竹木厂都得关掉，我们不得不全体转业。”沈蒋荣说，他和村上的年轻人从此纷纷出山去城里打工，小山村再度衰落贫穷，留在村上的老人和孩子只能靠在城里的年轻人打工挣的钱维系生活。

“人在城里打工，心里的泪水却总在向家乡的山湾流淌。”沈蒋荣告诉我，4年前的他，当听说有人想租下他家的房子开民宿，心想，既然别人看仙潭村是块可以发财的民宿创业地，何不我自己干？“用自己家的房子创业，至少省下一大笔本钱吧！”沈蒋荣就这么横下一条心：自创仙潭民宿业。

他成功了：花近200万元装饰了一栋带游泳池、游乐场，单间价位在千元左右的高档民宿，竟然一炮打响，入住率犹如破土春笋节节向上，第一年自家装修的一栋民宿生意满满；第二年借邻居房再建一栋民宿，又是生意火爆；于是又有了第三栋、第四栋……

他的年收入达到四五百万。“莫梵”品牌名声威震莫干山四方。“回来吧！一起回来建设美丽乡村吧！”尝到致富甜头的沈蒋荣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向那些在外打工的村上同龄人、比他更年轻的“80后”“90后”呼唤。

就这样，仙潭村的年轻人如同一只只归巢的春燕，飞回了自己的家乡。他们学着沈蒋荣的样儿，把自己的家园修缮装饰成一个个形态各异、内容丰富、既能品尝到纯真农家风味，又能享受大自然风光的休闲乐园。于是仙潭山村，除了沈蒋荣的“莫梵”，又有了“若曦”“云途”“漫步山乡”“半步客栈”……这些浪漫又诗意的民宿雅号。

老实说，最初我认为可能只是开设民宿的这些年轻人追赶时尚而已，哪知走进一方他们如同燕子衔泥而成的民宿乐园时，我完全惊呆了，游泳池、花园、曲径通幽的

来的，北往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城市里的，乡村里的，无数人的欢喜和悲伤，我都看到，并且与他们一同悲与喜，一起经历着人生和岁月的四季，在这座山中，他们从不避讳我，我也一直坚守着他们所有的秘密，他们是我身边的过客，而我却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

所有的生命在大自然中都是平等的，就像红花和绿叶一样，它们各有各的美丽，各有各的价值。几年来，因为我长在路中间，秋天的时候，一些游客从树下经过，见到地上滚落着我的果实，就小心翼翼地拾起来，剥去皮，拿到路边的溪水中一清洗，他们看出了我的价值，说我的果实可以作为文玩，或者用来赏玩，或者用来健身，或者用来雕刻，于是，我便成了文玩核桃。想必许多人读过魏学洙的《核舟记》吧，这个小小的精妙绝伦的核桃小舟，刻的是苏东坡与黄庭坚一行游赤壁的事，有人物等各类物事，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刻画不能不说是精湛，内容不能不说是丰满，而这个精巧的核舟，便是用小小的核桃雕刻成的，正是因为它

的厚度与硬度，又让它有了供人雕琢和玩味的价值。见他们在树下认

真地找寻我的果实，于我又似乎是莫大的安慰，仿佛在他们的认真中找到了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牛背梁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又何尝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现在，我又成了人们眼中的艺术品，稀罕物，他们将我捡拾起来，或者串线成珠，或者握在掌心通经络，或者用来雕刻成各种各样的艺术珍玩。小小的野生核桃，也从深山走进了都市人的生活，有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对于生命，我更加热爱和珍惜，我希望我能够活得久一点，再久一点，永远青枝绿叶，青葱茂盛，绿绿的生机和清凉，以不负这无数人对我的关怀和爱护。我愿意和牛背梁所有的树一样，为人类绿水青山的梦想贡献一份微弱的力量。

我这么想着，雨便轻轻悄悄地来了，雨细细的绵绵的，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慢慢地滋润着我，一会儿，便洗去我满身的浮尘，叶片便逐渐又葱绿鲜活起来，有了水汪汪的清灵和生动。

我眺望群山，群山沉静安详，唯有绿意蓬勃，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荣给我数说着他心目中正在酝酿的“仙潭新计划”：要把村上所有在外打工的青年人全部“拉”回村里来，让他们都有10间左右的中高档民宿；村上的老年人能住上中高档的养老公寓，实现全免费；村上主要利用自然优势，建一座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现代化乡村乐园，增添更多游乐项目；要建直通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城市的旅游专线，形成一个半径200公里的“仙潭民宿魅力辐射区域”……

“我心中的梦想是：把我们的仙潭民宿做成国际水准的乡村旅游度假地！”想不到这位皮肤黝黑、个头不高、理着小平头的青年农民，竟然怀揣如此宏大的理想。

“你的国际水准是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别人有的我有；别人没有的我更有；城里的我要有，城里没有的我更要；国内顶级的乡村旅游主要项目我要有，国外高端的游乐设置我要有。我们仙潭村的所有景点和服务项目都必须是四、五星级以上的。”这些话，从一个充满豪气和理想的新一代中国农民口中出来，怎不令人热血沸腾！

“时下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仍在蔓延，你的底气和远景来自何处？”

沈蒋荣脱口而出答道：“来自我们有这块搬不走的美丽山谷，有热爱自己祖国的14亿同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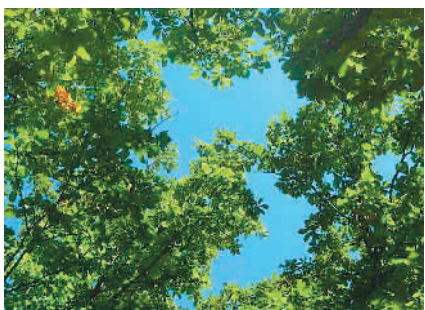
好几个自信！叫人刮目相看。沈蒋荣笑呵呵地告诉我，其实做好事、做成事，关键在于自己，在仙潭村上的人。“现在要搞好一个村庄，青年人是关键。”

“怎讲？”

“因为我们仙潭的旅游项目的定位是高档民宿。它必须具备两个最重要的条件：最好的环境和优秀的管理人才。”沈蒋荣说，他去年牵头成立了“仙潭村返乡青年创业协会”，这是全村130多家民宿的行业管理协会，具有对全村所有民宿实行统一管理的权力。“我用它激励和帮助全村所有民宿及其他创业者，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队力量。”

我知道，仙潭村如今已有130多家民宿，其中高档民宿近30家，就业人员达千人，去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村民的收入和幸福指数飞速上升。“返乡创业青年占全村民宿业主的七成！他们做好了，仙潭的明天和未来也就有了希望。”

我看到一群又一群飞燕，从远方飞来，纷纷落在仙潭的村庄与山林之间，发出欢快的叫声，山村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真地找寻我的果实，于我又似乎是莫大的安慰，仿佛在他们的认真中找到了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牛背梁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又何尝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现在，我又成了人们眼中的艺术品，稀罕物，他们将我捡拾起来，或者串线成珠，或者握在掌心通经络，或者用来雕刻成各种各样的艺术珍玩。小小的野生核桃，也从深山走进了都市人的生活，有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对于生命，我更加热爱和珍惜，我希望我能够活得久一点，再久一点，永远青枝绿叶，青葱茂盛，绿绿的生机和清凉，以不负这无数人对我的关怀和爱护。我愿意和牛背梁所有的树一样，为人类绿水青山的梦想贡献一份微弱的力量。

我这么想着，雨便轻轻悄悄地来了，雨细细的绵绵的，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慢慢地滋润着我，一会儿，便洗去我满身的浮尘，叶片便逐渐又葱绿鲜活起来，有了水汪汪的清灵和生动。

我眺望群山，群山沉静安详，唯有绿意蓬勃，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那应该是2018年的初秋吧，我去江苏东海开会，返程是下午4点46分的火车，是一趟K字开头的慢车，彼时那趟线路还没有开通高铁。在我第一次坐火车时就知道一个说法：K代表“快”，而如今，这K却意味着慢，有种声东击西的幽默感。

不过，连云港也有机场，只是航班不直飞郑州，那就还不如火车，哪怕是慢些的火车。毕竟是在陇海线上，虽然慢，却可以直达。这时候的慢，又成了另一种意义的快。

我的票是软卧车厢的一号下铺。包厢门紧闭。我敲了敲门，没动静。拉了两下，没拉开。正准备再去拉，里面便有人替我拉开了。是个老爷子，看着有六十出头，黑红脸膛，十分方正。拉开门后，他便又躺在了方才的铺位上，那正是我的铺位。待我说明，他便起身，坐在了对面。那里已经坐着一个老太太，也是六十出头的模样，身材已经发福，脸盘却透着当年的娟秀。她铺位板壁的衣钩上挂着一个鼓鼓的大塑料袋，清晰可见装着鸡蛋、卷纸、苹果、馒头、面包之类的物事，还有两桶红艳艳的方便面。

我想把行李箱放进包厢门顶上的行李搁架，却又懒得那一托举。正犹豫着，却听见老太太说：“放那儿吧。”她指的是茶几底下那一小块空地。

相对一笑。我放下行李，坐下。“二位从哪里上车的呢？”我寒暄。

“连云港。”女人说。“去哪儿呢？”

“兰州。”男人说。男人的口音像是西北人，女人的口音却像是连云港这边的。

“你们是连云港人？去那边旅游？”

“我们就是兰州人。”我喜欢兰州，兰州的面，鲜百合，三炮台，都好。兰州人说话也好听。还有兰州这个地名，美极了。

2
六点钟，外面过道上响起了叫卖晚饭的声音。老太太一样一样地拿出了塑料袋里的肉食，招呼老爷子下来。小小的空间很快充盈得气息丰饶。茶叶蛋的咸香，苹果的甜香，方便面的酱香……

我素来不喜欢在旅途上吃东西，就什么也没吃。

“您不吃饭哪？”老太太说。“不饿。”

“吃点儿吧。”她把一个馒头递过来。

“谢谢，我真不饿。”她继续吃着自己的。吃完了，也收拾完了，她又把馒头递过来：“多得吃点儿啊。”

她这样，可真像妈妈。普天下的妈妈，都是这样吧。

“这馒头是我自己蒸的，好吃着呢。”她说。

我接过来。“自己蒸的”，这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所有家庭主妇们亲手做的肉食，尤其是面食，对我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她们各有各的风格和喜好，却也有共同之处：结实、筋道、耐吃，用韩剧《大长今》里的说法，就是充满了对食物的诚意。

平日里，我从不超市买馒头。我吃的馒头都属于特别定制——姐姐在乡下蒸好，要么托人捎，要么次日即达的快递。收到后我就把它们冷冻到冰箱里，随吃随取。

手中的馒头暄软白，白中还泛着一层舒服的微黄，散发着我熟捻的面香。

“我放了碱的。”老太太说。“嗯，我看出来了，碱色揉得匀，好吃。”

“榨菜呢！”老爷子对老太太喊。老太太闻言答应着，却把榨菜朝我递来，我才明白，老爷子是在提醒老太太让我吃榨菜，却不直接跟我说。尽管有那么一点儿封建，却也有那么一点儿可爱。

在老太太的指导下，我把馒头一分为二，在瓢里夹上榨菜，一边吃一边夸。老太太看着我吃，脸上笑意盈盈。

3
睡觉还早。那再聊会儿天？“你们去连云港有啥事？”

“看外孙子。闺女嫁这里了。”“您几个孩子？”

“就这一个闺女。给了这儿了。”“怪不得呢。得常来吧？”

“嗯。太远了。”“你们可以今年来看她，让她明年过去看你们。”

“不行。他们没假。闺女回去呆不了几天，最多也就一个礼拜。所以我退休了，来看她方便。140平米的房子，还带有阁楼，住得倒是挺宽敞。”

这是成人子女和父母之间最常见的模式。那姑娘应该是“80后”。这是一对公职夫妻，他们青春盛年的时候，计划生育正是铁律，所以他们只能有这一个独女。女儿成人后远嫁，他们也就只能千里迢迢地来看她，和她的孩子。

“小外孙多大了？”

“小学三年级，9岁。”

卧铺闲话

乔叶



说着便翻开手机，给我看外孙子的照片，虎头虎脑的一个壮小子。

“多好啊。你们三代同堂，这就叫天伦之乐。”

“乐是乐，其实也可累。一天三顿饭，还得打扫卫生，洗衣服……忙得停不住。闺女说，不叫你干你非干。唉，我是闲不住呀，看见啥就要干，想起啥也要干。可是身体真不行了，顶不住。回去歇歇，歇过劲儿了再来。”

“您蒸的馒头太好吃了。”我说。“我这儿还有饼哩，更好吃。”老太太说，“也是我自己做的。”

这一瞬间，两个连对方的姓名都不知的女人，只认识两个多小时的女人，达成了最大的默契。

4
手里的饼微微有些暗褐色，圆鼓鼓的，娇小玲珑，轻按一下，却是硬硬的，没有弹性。我反看起来有点儿像面包呢，老太太反复强调，不是面包，就是饼。是用烤箱烤的，是核桃饼。用油和鸡蛋和面，然后加入核桃碎，烤出来酥香得很。

“你尝尝就知道。”

果然比馒头还好吃。我自是极尽赞美，说郑州街上虽也有卖的，却不如她的手艺。老太太得意道：“那些开店的，咋舍得放这么多好馅料？”

我吃着听着，频频点头。甘肃我去过多次。就聊起了静宁的苹果，苦水的玫瑰。老爷子也起了插话的兴致。老爷子又问我去过陇南没有。我说去过。原来他老家是在甘肃，不缺水的地方少。

老爷子点头，庄重地重申：“不缺水。”

5
10点钟，顶灯熄了。我早早开了小壁灯，晕出一小片光。老太太也摸索着开了小壁灯。

老爷子的鼾声已经轰炸了过来。“会影响你吧？对不起啦。”老太太说，“我是惯了。”

“没事，我一会就下车。”我说。很快，老太太的鼾声也响了起来，和老爷子的轻一重，构成了二重唱。

黑暗中，我闭着眼，在这热闹里，渐渐的，却沉浸到一种踏实的安静中。自打高铁面世，就成了我的出行首选，许久没有坐过这种夜火车了。咣当咣当，稳稳的。高铁，怎么说呢？虽然是快，却是一种单纯的快，总怕错过站，更像是赶路。而这夜火车，却是慢中的快，也是快中的慢。这种感觉，真是美妙。

美妙的还有这一对平凡的老夫妻。我忽然觉得，若不是担心坐过站，我肯定也能在他们的鼾声里睡着，他们的鼾声于我而言，并不怎么陌生。就像他们的家长里短和喜怒哀乐，我也都不怎么陌生。我甚至有些自负地认为，他们没说出口的那些，我也能推測出个八九不离十。因为，我和我周围的人，我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从根底上去看，都是一样的。

我爱他们，我爱他们这一切。而这个无能的人啊，表达这爱的方式，也不过是在这短暂的旅程里，去最大程度地迎合着他们，和他们乖乖地聊一会儿天。好在他们也喜欢和我聊。我猜自己在他们眼中是这样的：一个脾气不错，话挺多，敦敦实实的，喜喜兴兴的，胖姑娘。